

# 2022 我爱哈尔滨 征文

主办单位: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 哈尔滨日报社

## 哈尔滨站记事

□ 虔修草

“大钟哈站”、绿皮火车。这是我初识哈尔滨时，她给我的印象。

生长在哈尔滨所属县的村庄，看着松花江的春水荡漾，我的个头一年高过一年。“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大阳岛多么令人神往……”在母亲哼唱的郑绪岚老师的《太阳岛上》的歌声中，哈尔滨成为我小小的心中深藏的向往。

父亲老家在山东。儿时，家中生活拮据，却也未阻挡父亲的思乡之情。七岁那年冬天，父亲第一次带我和姐回山东老家。那一年，我与哈尔滨皆为彼此的匆匆过客，我对于她的认识只限于车站与火车，于偌大的冰雪之城我只是沧海一粟，而哈尔滨却更加令我神往。

我们要从村里换乘两次客车，历经六个多小时行程，才辗转到达哈尔滨火车站。

当“哈尔滨站”四个醒目的大字高高矗立在前，我欣喜地惊呼：“到了，到了——哈尔滨站！”主楼两侧各有长长的候车厅，长到小小的我不敢随意走过去探究它究竟有多长，但我们数清了两侧各十根白柱子等距排列在灰色的楼体上。主楼正前方镶嵌茶色镜面玻璃，“哈尔滨站”四个大字下面是一块极大的时钟。我仰望着自己所见过的最大的钟，父亲也一脸膜拜地望着，对我们说：“这是这座城市具有标志性的景观。”我望着，听着，想着哈尔滨一定还有许多的神秘与新奇。

临行前，母亲准备好了一些东北大酱、倭瓜，父亲要带回老家给爷爷、奶奶、叔叔和姑姑们，还有一些路上我们用的东西，分装在两个袋子里。我心中的父亲有无限的力气，父亲将两个袋子系在一起，搭在肩上，这样才便于一手牵着姐姐，一手牵着我。母亲再三叮嘱我们，车站到处都是人，不能乱走，一转身父亲可能就找不到你俩，一定跟紧了父亲。我们便用力攥住父亲的手，紧紧跟着父亲走。候车大

厅里，只看见许多的鞋在地面上来回挪动，许多的提包、袋子从那些大人物的肩上、腕里垂下来。父亲边走边左右前后地顾看着，生怕那些人的包裹挤疼了我们。

检票了，父亲需要腾出手来拿车票，便叫我一定抓住他的上衣边，“可要攥紧了！”我便按父亲的叮嘱，紧紧攥着他的衣边，跟着父亲向前挪。那个我望不见头也寻不见尾的队伍拥挤得很，抬头看不到父亲，只见陌生的衣裳贴在眼前，我便尽力在身边人与人之间的缝隙寻找着姐，不让她离开我的视线，姐的眼睛也紧盯着我，还一声声喊着我，若不是父亲赶忙回头来拉住我的手，或许真的要寻不见父亲了。我在心中一遍遍地想着不见了父亲的可怕。

我们终于挤上了那充满神奇的绿皮火车。火车的特点一个是拥挤，另一个还是拥挤。座位上坐满了人，过道里也被大大小小的提包、行李、兜子、袋子摆得水泄不通，而提包、袋子上面又坐满了人。没有挤到前面上车的人实在没处坐，就扶着座位站着。我们只有一个座位，从东北到山东，三天两夜的行程，父亲让我和姐坐在座位上，父亲站在我们身边，一会儿带我们去厕所，一会儿给我们找水喝。夜里，父亲勉强在我们旁边的过道上，挤出两只脚大的空地，坐下来歇歇，若有乘客去厕所，来回走动，父亲则要随时站起身。父亲也不放心我们，夜里只是闭眼歇着，无法睡觉。从那弥漫着怪味的拥挤的车厢里逃出来，钻出火车站的人群，辗转换乘，才见到早已掐着指数日子，激动得笑中带泪的老家亲人们。这一路我们走了五天四夜。

时光的风轻轻吹上父亲的脸庞，三十年过去，父亲已白发苍苍，皱纹深陷。我独自一人出行已是寻常，记不清多少次往来哈站。

如今的哈尔滨站，总建筑面积已达7万多平方米。共有8站台14线，年发送旅客可达2800万人次。

是全国第二大欧式风格火车站，尽显建筑之美，夜晚，楼体灯火齐明、耀眼、璀璨。再次同父亲一起出门，人脸识别后我们进入站内，圆弧穹顶，宽阔的候车大厅，可谓厚重、端庄、大气、典雅、现代。父亲在自助检票后走过闸机，如当年仰望大钟的我一般感叹：“人脸识别太方便了，科技兴国，哈尔滨一年一个样！”

乘上动车，车厢整洁，座椅绵软舒适，列车两侧上方的行李架上整齐摆放着各式行李箱及背包。一位年轻的父亲，两手一前一后拉着两个七八岁模样的小姑娘，从过道经过，猜想小姑娘该也是被他的父亲带着去上厕所吧！两个小姑娘都扎着两个长长的羊角辫儿，那小辫子一甩一甩的，瞬间，我的眼睛湿润了。车厢过道上再无大大小小的提包、袋子，更不见了挤坐在上面的旅客，以及双脚站在提包与袋子间隙手扶座椅靠背的父亲。转头看着坐在身旁正闭目休息的父亲，他曾经的一头黑发已随那年的绿皮火车远去，取而代之的是额头、眉间、脸颊被岁月刻满的皱纹。多少年来，我似乎从没见过如此仔细看过父亲的脸，在这列自哈站发出的动车上，我的泪瞬间涌出。

岁月变迁，哈尔滨站记录着许许多多我的父亲一样游子的赤子之心，见证着我这孩童的成长，寄托着无限美好的梦想从这里出发，承载着历史的悠悠记忆。车站的人海之中，来来往往的奔走间，我不再只是这里的平凡过客，这阵阵列车的轰鸣声响彻心扉，震落了我内心深处埋藏已久的尘埃。透过模糊的视线，尘埃下，一张黑白底片上哈站主楼的大钟，载着年轻的父亲和儿时的我们飞速奔跑，一起奔跑的还有这座城市——哈尔滨。我看见，前方是无限耀眼的光芒。

作者 | 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第一小学教师



老哈尔滨人可能没有不知道“大石头房子”的。可走进去看看它，尤其是晓得它“前世今生”的人可能为数不多。我有幸在“大石头房子”里先后工作了二十多年，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当年的毛头小伙子一晃步入“花甲之年”，可“大石头房子”对我来说，却是挥之不去的情感记忆。

“大石头房子”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51号，是原中东铁路管理局所在地，于1902年开工建设，1903年竣工建成，典型的新艺术运动风格，也是一百多年来唯一没有改变功能的铁路建筑。

“大石头房子”面积两万多平方米，由六栋相互连接又相对独立的楼体组成，主楼高三层，配楼高两层，拱形大门连接，凸起墙体、门窗贴脸、休闲阳台、檐口墙垛简洁优美，颇具欧陆风格。楼前广场和楼间小道种植了各种花木、草坪，与“大石头房子”斑驳的暗绿色花岗岩贴面相映成趣，构成了幽雅静谧的生态环境。因大楼通体用花岗岩贴面故称“大石头房子”，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早已纳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石头房子”内部楼道纵横交错，宛如迷宫，罩着神秘色彩。走廊高度约7米，东西长约200米、南北长约100米，楼梯台阶及铁艺扶手曲线优美、自然流畅，极具上个世纪初的年代感。几乎所有房间皆为高大的实木欧式双开门，门上有不同雕刻装饰的木质把手，据说代表当时行政级别的高低差异。有的房间保留着当年的实木护墙板和俄罗斯壁纸，图案精美，造型别致的办公桌和高大壁橱清晰地刻着“K B Ж Д”的中东铁路俄文标记，堪称百年珍贵文物。

## 大石头房子

□ 子时

当年的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起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到旅顺口，铁路全长2478公里。中东铁路管理局设办公厅、车务电报处、车辆机务处、法律处、会计处、商务处、材料处、房产处、军事处、民事管理处等机构，其中民事管理处又下设民政、土地、教育、寺院、新闻、卫生和兽医、中俄交涉等8个科。这种组织机构和职权范围，表明中东铁路管理局不是单纯的铁路管理部门，而是沙俄对我国东北进行殖民掠夺的统治机构。哈尔滨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城市老建筑多半与铁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史称哈尔滨是个“火车拉来的城市”。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中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中东铁路一度由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独占十四年之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将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党中央也先后派出两万多名干部和十万大军挺进东北，在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同时，先后成立了东满、北满、西满铁路局，后组建东北铁路总局承担辽沈战役及解放战争的铁路运输支前任务。

1952年12月31日，苏联将中长铁路无偿交还中国。哈尔滨铁路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移交仪式庆祝大会，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和苏联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参加了移交仪式。从此，中长铁路完全回到中国人民手中，“大石头房子”也结束了中苏共管的历史。

自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成为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以来，“大石头房子”也一直作为东北铁路总局和哈尔滨铁路局的机关大楼，为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享有“共和国铁路长子”之称，“大石头房子”也成为哈尔滨欧陆风情中一张独特的“城市名片”。

几十年来，我跟着“大石头房子”的年龄一起成长。四十年的工作生涯中曾经“三进三出”机关大楼，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大石头房子”里度过的，我也由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领导干部。我和“大石头房子”共同见证了百年铁路的沧桑历程，东南西北四条高铁从哈尔滨出发纵横龙江大地，飞奔的动车组又将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奇迹般地带入“高铁时代”。承载了百余年的历史积淀的“大石头房子”作为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又在“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背景下，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为“大美龙江”和“冰城夏都”续写着新的未来故事。

我爱哈尔滨这座城市，更爱哈尔滨的这座“大石头房子”。

作者 |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原机关党委书记



## 品韵哈尔滨

□ 邱小平

每每有外地朋友来哈尔滨，我带他们游览的第一站必定是太阳岛，能够代表哈尔滨气质的，非太阳岛莫属。

太阳岛的深处，一栋栋曾经居住过俄国工程师、外国侨民的小洋房，现在成了“俄罗斯小镇”的镇馆之物，而一些有着历史意义的建筑则辟为纪念馆。这些同样精雕细琢却不同于中央大街古建群的市井建筑，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在褪色中仍然保持着一份优雅，连同那些曾经发生在这些空间里的故事，糅合成浓得化不开的沧桑意蕴。

100多年前的哈尔滨，是有着鲜明“东方莫斯科”特色的大都市，从萧红、阿城等作家的“哈尔滨叙事”中可管中窥豹，在作家阿城的笔下，哈尔滨是一座洋气的城市，中国传统味儿的建筑极少，处处弥漫着欧洲的风格，洋气是哈尔滨的街景日常，也是哈尔滨城市历史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哈尔滨的洋气，总在不经意的时间，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呈现在你的面前。在车水马龙的中山路，曾经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东正教堂——尼古拉大教堂，如今已经成为红博转盘道，周围的高楼鳞次栉比，但悄悄隐匿在大楼之间的国际饭店、龙门贵宾楼，依旧可以找到宋庆龄、郭沫若等名流流连其间的身影。

从中山路拐到西大直街，顺着国际饭店旁边的小巷进去，闹市的繁华中，还有一家名叫波特曼的西餐厅静静地伫立，至今仍保持着100多年前的风格，

骄阳之下，撑开几顶遮阳伞，摆上几张桌子，就着大串品尝最纯正的哈尔滨啤酒，老式的麦香面包大列巴，冷切的红肠、鱼子酱，简简单单的几样东西，成就了100多年前旅居哈尔滨外国侨民的“乡愁”空间，如今，遍布在哈尔滨的波特曼、华梅、勃莱梅等西餐厅，则成了小资青年和外来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朱自清在《西行通讯》中写到：哈尔滨是个有趣的地方，街上满眼是俄国人，走着，坐着的；女人比哪儿似乎都要多些。据说道里(区)俄国人也只十几万，中国人有三十九万，但俄国人大约喜欢出街，所以便觉满街都是了，哈尔滨的道里纯粹不是中国味。

上个世纪初，“不是中国味”的哈尔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如今，无论是波特曼西餐厅的厨师，马迭尔音乐节的表演嘉宾，甚至是你不经意间走进的一个工艺品商店的导购，都有来自异域的颜值，若是加上大街上来来往往的外国人，更是数不胜数。

装点哈尔滨美丽的，不仅仅是异域风情，也少不了哈尔滨姑娘，她们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对于现代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拥有一双大长腿更能彰显气质和魅力呢？

外在的美，或许只是徒有其表，哈尔滨的美，在于它与生俱来的时尚、优雅与灵动，无论多忙的日子，在周末的华梅、波特曼或者露西亚的西餐桌旁，你总能看到哈尔滨人衣着盛装，用刀又分割食物，慢

慢地摇动手中的红酒，跟烦恼干杯。或者一家人驱车来到音乐厅，在汤沐海灵巧的指挥棒的舞动中，听一曲命运的交响乐，将一个美妙的夜晚送走。

这种洋气绝非奢华，是哈尔滨人对待生活的一种态度，无论贫穷富贵，无论喜怒哀乐，对待生活，是一如既往的乐观，与生俱来的优雅。

哈尔滨是一座自恋之城，它的怀旧意识在中国的城市中首屈一指。哈尔滨又是一座趋新之城，它在共和国的发展中不断重新设定自我的坐标。

论哈尔滨的建筑地标，无疑是中央大街的古建筑群，这条面包铺就的道路两旁，都是上个世纪初各种风格建筑的集合。顺着与中央大街交叉的友谊路西行不远，报业大厦、香格里拉、交银大厦的高大身影，以及雄踞松花江之上的公路大桥，则象征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经典成就，隔江相望的哈尔滨大剧院等现代化的建筑群，更是凸显自贸区建设的丰硕成果，体现出哈尔滨在振兴东北过程中的勇敢尝试。

哈尔滨是现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记忆中最丰富的仓库，这个最具小资特质的城市，孕育了共和国的工业长子，或许，只有将哈尔滨放在上个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纵深处，才能从历史深处打捞属于哈尔滨独一无二的历史记忆。

作者 |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民警